写在前面的话：这篇可以算得上是《天启录》的白话版本，之前的文风实在不好驾驭。进过一年的重新构思与设定，推翻了原来全部的设定，前面的部分内容与旧帖的一样，但已经全部修改过，并加了新的内容。这里想说，如果觉得我是旧帖重贴的话，我会直接把剩下的文在原贴贴出。  
  
; u. f  q% W\* \_+ F+ j  
  
“文长，耍水去！”  
时值冕灵帝三十五年盛夏，天道不顺，朝纲败坏，东陆十八州中州以南，蛮州以北共计十一州雨水甚少，粮稼净毁，颗粒无收，芸芸众生食不果腹，名不聊生，纵有健妇把锄犁，禾生陇亩无东西，百姓易子而食，颠沛流离。  
  
纵是地处蛮州的兴化也是焦热难耐，魏文成早早汗流浃背了，此时此刻只愿投入那望江长河凉爽一番，看着魏文长刚用过早膳，便迫不及待地叫道。  
$ x4 [5 K6 O8 n# C+ c# }& r2 E  
文成嗓门广，这番提议立刻被同族其他的孩童赞成，遂众人齐往望江长河戏耍。  
  
看到一碧万顷的河面，一个个孩童纷纷脱下衣物，露出白嫩的屁股，扎堆扑入水中。  
7 b8 Z6 O9 S$ A) T2 |) y  
“哗！”& B, N1 W1 \5 L  
孩童之间竞相打闹，好不快活。毕竟心性幼稚，众伙比拼起水技。  7 k+ p3 b: \_% s8 Y/ F8 v( R  
$ M; a- z\* F9 e8 Z# K  
“看我的。”. X! i2 X) `5 w/ m6 h" h% i, w1 j: ]  
文长生来不甘示弱，第一个便潜下水，须臾之后才浮起。其他童稚皆有不甘，也潜下去。但几轮下来童稚们大都以失败告终。8 L9 N3 q, ^\* a. c& l- r\* n" S  
  
文长顿时乐开了花。同輩的魏文佳却是大为不快，看着文长那般得瑟之势，心中大为不满，生来文长是长放嫡出，而自己却是侧室；生来文长受尽族中众人喜爱，而自己默默无闻。  
  
还记得娘亲曾近所说，文长出生之时，水龙倒垂，天生惊雷，硬是劈毁祖祀，爹与族人皆以为此为不详之造，打算把文长丢弃。恰有一席玉傥长袍道者路过，生得鹤发白须，器宇轩昂，想来是道法大成，见到文长大惊：8 \5 e/ z! v8 J+ k$ A) H6 I# q  
“潜龙诧雷，相星天启，命星所照，命定之人。”% o1 y2 y2 W) e) [  
  
言毕，盾空而去，族人皆惊，磕头叩拜。后族长也就是文长的爹爹魏煜祺众人皆因文长异于常人，关怀备至，虽魏煜祺在正妻死后又取了二房，三房和四房，但二房夫人没有生育，三房育有文成却难产而死，四房育有文成，但因其出身，想来这族长之位之后必是文长的。! g% K, n0 a. f6 v8 x" X  
0 ~. c\* |7 d2 K% W  
于是文佳便打算捉弄他一番，灭灭他的威风。  
“文长，你真是厉害，想来入水半柱香不出来也定不是什么大事吧。”1 c( H/ `3 C! x\* a/ G2 I2 A  
  
“你嘢比的，放屁。谁能入水半柱香个时辰。魏文佳你妈逼的欠揍。”长房，四房与三房各自为营，相来不和，兄弟之间往往也是直呼其名，不闻兄闻弟。文成实在看不惯文佳，先替文长出头教训自己三哥0 Z( X# V, R0 \_. ~, z( `  
: @, ?9 q+ P: R2 h  
文佳咧嘴冷笑。4 v' m\* v% M$ t: x. ?3 @  
“魏文成你有种就来啊，我魏文佳怕你怎得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崽子怎么揍我。别和魏文长呆久了，也这般怂蛋。魏文长你不是常言水技过人，今天倒是让大伙瞧瞧，看看是不是徒有虚名。”  
“是啊！文长哥的水技过人，这半柱香定不在话下。”  
“我看是不行，没什么真本事还出来炫耀•••••••”  
文佳的伴当在人群里唧唧歪歪，引得其他孩童也不禁好奇文长的本事。$ {6 e0 l8 L) K+ T  
0 m, K! o- w7 ~4 `; K; U+ @% l  u  
文长没想到这小自己三岁的弟弟这般坏，饶是别人此时也是骑虎难下，何况文长为了这兄长的威严，却是头脑一热，便答道：8 U$ }$ `' V\* ^9 U  
“这有何难，让你们见识下。”  
  
“哥，别啊！”文成劝道。  
  
“没事的，看哥一会儿给你抓条白锦上来。你们啊，就在此等候，生个小火，一会儿咱们烤鱼串儿吃。”  
1 I8 P% W4 T6 F: x, `9 ^  
遂大吸一口气，一股脑潜河数尺。常人怎能潜水数半柱香个时辰，好在文长曾听闻族内渔人所言，这望江长河有一种管荆，生得通体碧绿，带有小刺，掰下，管茎中空，内涵些许气息，供渔人下水捕鱼。! g. |4 ?# C( l  z  
  
于是文长在水中游荡，自己这一口气息只够片刻，需快点找到这管荆。文长一阵摸索，在一块切口平齐的岩石上发现了管荆。遂两手抓住管荆的侧枝，用力向外拔。  
  
想不到这管荆的根部直入岩石内壁，文长只好双脚踩在石板之上，用力向外拉扯。/ Y4 h8 n4 {- r# [2 b9 n' X  n  
  
“轰。”  
管荆总算被拔了出来，但茎上的倒刺却在文长的手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。十余岁的孩童细皮嫩肉的，这几个口子痛的文长欲大呼，但在水底之下又怎么叫喊。  
  
血液在水中蔓延开来，形成一道血雾浮在文长附近。文长吸了一口管荆内的空气，水底又冷又暗，不禁有打退堂鼓的念头。但转念转念又想相来文佳等人皆欲看他的笑话，今番定要长长自己的威风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5 Z6 B6 f" I5 ~' d  
  
忽然，文长发现拔下管荆的地方，坍塌出一个洞穴。里面似有亮芒，反正时辰还长，在水底又是无聊，何不进去看看。  
  
于是，文长顺着洞穴往里游去。刚开始还以为只是天然石洞，但随着深入，文长发现洞内，四壁犹神工利器所劈，深壑数尺，远非常人所为。  
$ [4 S: V$ `) J\* Q6 O# E: \  
随着深入洞内，石壁的顶端总是携带着阵阵微茫，越深入光芒越甚，却是过之而不及。不知游行了多久，文长见上方有光芒，便向上游去，只见一个石室。  
  
室内四壁皆是岩石，毫无出路，但四壁之上带着光芒，室中心金光大作，从室中心以六道光道光纹向外延伸开去。8 b2 m6 \_! K' I) k6 C$ J/ v  
! ^3 a7 j7 T0 R! T  
“这洞室竟是后天造就的，想来必是仙人所为。”文长大呼惊奇。  
  
只见石壁上的光纹蜿蜒曲折，似是大家箴言，向壁顶汇聚一点。\* z8 Q$ \_& }1 X7 Q. y2 S  
( m" ?6 n' d1 t: a  
文长爬上了石室，小心翼翼地走到石室的中心，仰望石顶。只见六道光纹形成一光字在壁顶。且光字倒映石室底，正是文长此刻跨下。9 L\* d$ H) C5 j  
  
“妙哉！世间竟是还有这般神迹！”  
# t: a, Z) f\* j$ ?- U% w$ p0 g8 K  
文长只觉得这般奇景新奇，却未曾发现自己所战的位置隐隐之中总觉得有股诱导之力，顿时崩塌，不知是天意，又或乃室壁久经岁月。文长还来不及反应，便掉了下去。  
9 \_- a9 l6 F+ e1 d  w7 X- I  
“啊！”6 Y& w' C; F: B' N/ l% a  
  
洞中一片黑暗，文长四处挥舞着手臂，希望可以抓到什么东西，但这洞穴怪力大起，黑洞死死的把文长拉扯。文长大惊，意欲挣脱。然而怪力凶猛，不甚脱力，河水遂灌其耳鼻，顿时便晕了去。, z/ I( n\* R' ~, \_  
! G3 y3 @0 E1 J, h" Z. b  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文长昏昏沉沉的醒来。环顾四周，自己被河水冲到了一巨石之上，周围都是河水。  
  
“我这是在哪里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浑身湿淋淋的，未着衣物，加之体力大损，对于一个十余岁的孩童已经是极限了。  
  
“爹！娘！谁来救我！呜呜呜呜呜呜！”- `" a" E7 U2 ^: \_' ?& P# u  
在这般情况之下，文长心中的勇气终是被打破，哇哇地哭了起来。- H; e: X2 s5 Y  
: A6 F; E' q5 \" [# |\* F  
“都怪文佳••••••要是我没有下来潜水，就不会遇到这种事。呜呜呜。”, Y/ {0 u' \_7 ]  
“都怪文成，叫我来耍水•••••••”6 L9 ?  T8 Q6 I+ D! N2 Z  
“爹！爹！救我。呜呜呜。”  
“娘亲，你要帮我啊••••••”  
1 W! K( {& u1 [8 e' m  
文长嚎啕大哭，把能想到的人都说了个遍，但仍旧无人来救他。  
  
“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种地方？”哭也哭累了，肚子叫得厉害，文长这好蜷缩着身子，脑子里各种想法。8 I: [/ f- m: Y# ^- z" ~5 f4 A  
  
他怕睡觉，怕被水怪吃掉，他曾听族人说水里面有一种水怪，专门吃小孩子。; y9 \6 r\* a5 G, J  
他又怕，他死了以后人家发现不了他，他这能困在这河底，因为二娘（二房夫人）曾说过，这人死了尸体回不了故土，这魂魄也不能去九幽往生，这能徘徊于尸骨旁边，死后还在这洞穴里，。  
他还怕他死了被人发现，人家看着这孩童的尸骨，都在疑惑他是怎么到这的。  
他怕。  
  
想到这，文长又忍不住想哭了。他转了个身，突然发现巨石的后面有光亮。. v  B' s6 I/ w9 n' }3 `& V' i  
顿时，文长欣喜起来。  
“定是爹来救我了。”  
文长翻身下了水向光亮处游去。  
  
因为没有食用东西，文长的动作很慢，好不容易游到了光亮处，迎来的却不是爹与族人，而是一个石门。+ }) S0 y4 s8 Q9 ^! b  
  
“天呐！”( ]' y2 x/ Y1 l; L" e  
8 P0 j: {1 d; g8 G; b1 K' m  
石门竟是由山壁间直接开凿而出。只见石窟石门之上，潦草笔法， 竟是以剑技刻画而出。  
. O& o$ u5 |) p" G! a. L  
“奈何人不反思之”  
文长好奇这是谁所留，不知当否进石门之内。辗转数刻还是推开了石门。  
- C; z# W# U( S\* H2 I  C  
“还真沉啊！”' k% S+ k+ |) J! B9 x  
力尽九牛而二虎，这石门才打开一个口子，不过正好容文长欠身钻过去。  
  
石门之内，首映眼帘的题字：倾一生，只为颜。字字殷虹。8 N. L  u( v6 |8 I' \_  
这字竟是以血所作，文长看久了，顿觉脸色愈苍，四肢愈凉。字里行间竟透着些许血腥的煞气。$ a7 @+ t7 ~6 {' p  
  
文长连忙转而观看其他的。石室的正中摆放着一具石人。石人怒目圆睁，极具狰狞，隐隐有一丝痛苦的神色。石人静卧于一石床之上，床长数尺有余，上面皆有箴言刻之，箴言发着淡淡的光芒却是让人觉得那般美丽。( a0 M2 S6 W: v\* A; T! K$ m  
& K  p1 ~. A9 ]; u8 N1 K- @$ m/ `  
这般鬼斧神工，绝非人力所能完成。  
  
“这石人竞可如此，犹如活物一般之！”  
  
顺着石床的方向是另一间石室，文长走得很慢。   K2 I: K# d\* ?8 x6 L4 A  
一是因为饥饿难耐，二是惧怕这石室之内会有凶险。  
2 a1 k8 }# |/ U1 s  
透着点点荧光，文长来到了后面的石室。 只见一片雪白，顿时大惊。  # S! b  Q. i( ]# ^  
那石室的石壁之上竟挂着数十张人皮，虽然已经残破不堪，但完整的面容犹如活人一般，然而空洞的眼眶，干瘪的身子却显然和活人不一样，文长顿时觉得一股凉意由脚底直到后背，头皮一阵发麻。- o, R5 Q7 J# y- \_' f5 M  
  
撒开腿就往回跑。\* c1 g4 }! i# M- V& k3 x  
; L+ P9 w5 k- ]3 w1 j  
文长不敢回头，只觉得有股凉风在后背追着自己。尽管肚子已经饿得发痛，他也不敢有所停留。3 U, n0 O" J5 d$ M" B3 |/ z  
  
“哎呦！”9 z2 @" w: F) N. V3 D- w, c# Y+ W$ Y  
文长一个不留神，整个扑倒在石人之上。  
6 g$ e' ]" `; h: `- S% w" `  
文长还不及叫苦。  
只听“咔！”  
7 F3 B, ~. u: C- `' ~, @) ~- T  
忽听崩裂之声，文长抬头一看，大惊失色。这自己的小伙伴竟是卡于石人口部，竟是将面具生生压碎了。3 l: o% B) Z5 |. |/ O7 n1 {/ y  
! o5 c+ J( O" k9 D  
“咔！”  y8 V- t# r% L  
  
石人没碎裂一声，文长的心便跟着跳动。此刻的他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4 r; \_. O5 X- }8 ?\* m, L  
  
然而，石人面部的裂纹竟作龟裂之势延展开去，随即遍布全身。  
  
“咔！咔！咔！咔！咔！咔！”顷刻间数声爆裂之声。  
' @\* N& i% m" T) ], M  
每一声都犹如一把利剑，直击文长心房。文长只觉冷汗直下，心中却是暗苦。. n, f0 F" U: k7 i7 n8 \_  
  
“这石人之内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！”  
, A4 T) ]& g3 q2 K- q$ o( L) P  
只见裂纹仍在蔓延，由内渗出点点光芒。只见一片片的石纹慢慢剥落。石人变得越来越小，片刻之后，估摸成人大小。那些剥落的石纹落在地上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，冒出丝丝白烟。  
忽然石人之内竟然传出异响，文长脸色大变。  
  
“不会真如族人所说是那般污秽凶恶之物吧？！”& {! A, D3 w( R3 I1 \_. X# y  
\* o\* ]0 G\* S/ s- l" T  
文长已经吓得双腿发软，再也提不起一分力气逃跑。只能瘫坐着等死了。0 K. `6 `! }0 `& ^# q6 t  
% h9 V) H2 U7 N( J7 |  
“爹•••••娘•••••••”  
  
只见石人顿时瓦解，其内光芒大作，传来一阵笑声。似豪气愉悦，似阴险诡异，又似哀怨叹息。让人顿生畏惧。   
6 h/ y2 V8 `# ^5 \_( p  
“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”  
  
“囚禁之苦，终是逃脱。白千玺，我还是回来了！”  
  
只见一席灰袍的长发老者腾于空中。老者生的五官棱角分明，但英眉之下却是一双桀骜不驯的黑瞳，直勾勾的望着文长。$ ^1 T% S" h- ]) g+ q  
  
文长只觉老者邪惑非凡，连哭啼之声也被吓得停歇了。& z1 l$ o  w\* f% d( t7 m  O  
  
老者绕有兴致的见着这个受惊的孩童，沉吟了片刻，终究还是放缓了神色，问道:“孩子，你是何人？”% L1 @! d, ?( X% x  
0 y, u# s0 S# O" p  
文长一阵讶然，却是未曾想到这石人内的老者并非穷凶极恶之辈，顿时心中一缓，遂答:“爷爷，您别吃我……我叫魏文长•••••只要您不吃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”  s- Y( t, I: H2 ~. s7 \  
  
老者若有所思，眉骨紧锁却是久久未曾消去，似是陷入烟云往事，久久不能自拔。小文长见状，连大气不敢呼，恐打搅了这位老者。  
  
“这睡了太久，脑子有些不灵光啊！”  
  
老者长舒一气，脸上那股愁云已是烟消云淡，似是不曾一般。顿了顿，淡然道:, D; D( z) S' \_/ E; }3 O  
  
“孩子，如今已是何年月？”: e, [# x, e6 h: j6 D8 M  
9 [4 W$ H\* x0 l3 }+ H  
文长只觉得莫名其妙，现今天下竟然还有人不知年月，但仍然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爷爷，冕灵帝三十五年七月•••••••”  
- v1 ?( w/ X( Y: C2 x! W, t% n\* M  
“冕灵帝……”  
  
老者的语气些许僵硬，但其眼中却闪着微光，有些疑惑。   
/ V" k# ^1 C4 O$ Z  
“这灵帝是何许人也？那冕厉帝呢？”  
7 H4 r# Z: c, Q  
文长只觉一头雾水，这老者定是老糊涂了。 ! e+ j! X) w! J3 M- v5 V  
“回爷爷，这厉帝乃灵帝父亲，厉帝共有十三位子嗣，这灵帝位居老五••••”  
  E4 |/ O0 u! r6 A" e9 S( E7 D  
文长有条不紊地道着。想来当初，爹请来的先生硬是让自己背【大治】，说是什么治国之道，兴族之籍，然而内容却是苦涩枯燥。好在文长让伴当西辙去外面带些杂书来解闷。什么【冕初十二弑】、【冕宫野札】••••其中这【冕宫野札】说得就是冕朝皇族褚氏的风流之事，这冕灵帝是冕厉帝的第五子。厉帝育有十三子，八女。长殿下不幸早夭，厉帝最喜二殿下，但三殿下与四殿下却是极富才干，三殿下富于治国之道，四殿下善于领兵，这五殿下却是默默无闻，然而他却善养士，说他养士三千。本来太子之位必定是二、三四殿下竞相争夺。但那年初春，二殿下出去狩猎，却是遭遇不测。厉帝因此大病，三、四殿下两人为夺皇位大打出手，王城内乱。五殿下本可以在王府睡上一觉，隔天不论是哪个哥哥当上皇帝，前去拜见，照样当王爷。但五殿下手下一士叫伍子虞。他看不下去，私拿五殿下的手谕。调动亲兵与三千士。连夜斩了三殿下与四殿下，但究竟是如何而为，至今无人知晓。第二天一早请五殿下去太清殿，五殿下一事不知以为是去拜见新皇，洗的干干净净就去了。谁知伍子虞让人驾着刀剑在厉帝脖子上，然后••••••然后五殿下就成了冕灵帝。这【冕宫野札】说得有榜有眼，官府一再禁售，但仍是在名间流传。后来伍子虞成了右丞相，至今仍是重权在手。" m$ a6 k2 T5 s  
  
“竟是一甲子已过……颜儿••••••颜儿他还好吗?”4 Y0 m  I3 h; E  
老者的身体似乎为之一震,喃喃自语。& F+ w( ^! o- x, u. v  
5 l, \_' B3 ?, e8 d( Q8 a; D  
“竟已是这般岁月……”+ s! R4 Y3 b/ O( v  
老者的身体不住的抖动。2 D- ]7 N) e, B1 k- I' E- k2 ?  
  
“颜儿……颜儿……”  
老者的语气那般忧伤，那般寂寥……留下的长长的哀叹。  
- Q( H! C1 L, t7 w\* j  
不知怎的，文长只觉这般下，英气逼人的老者此刻如顿逝活力，宛油灯枯竭一般顷刻憔悴。' E7 y( y1 H\* B& k8 I! @  \_\* V2 P  
  
当时的文长亦不过总角年华，如何明白这世间之人皆为之羁绊，无非一情字了得。# `0 }. F3 `7 b2 y7 s9 c  
2 \\* {0 S1 X' k2 I( A) C& J1 b- \  
缘起缘灭，缘浓缘淡，情殇无奈黄花残……倒也不枉文长为一痴情儿，后经事事，由发此等话语。  
& U3 [# ^: E( O+ C/ n) u6 H& Q# D5 `# K  
当然这是后话。  
  
老者的身影似乎带着萧条，微微的抖动着，许久才道: 1 I& h$ q4 \_! n" v  
“昔年，我携【风月宝录】一残卷云游四海，倒也结识些许豪杰，然而交友不慎。未料中了那奸诈小人之计……”\* |% N' l! d9 `  
$ l: R3 C4 c# I  
“他窥窃【风月宝录】残卷，又觊觎我的修为。遂以我所爱女子之信物，引我于此，我不甚大意，被他们封于河底。”' X0 m8 p2 Q3 ~7 N6 [+ @9 \_0 c  
: ^% Q9 t0 Z9 Y1 G1 Z9 T  
老者的声音微微的颤抖，却仍然道:  
" \_2 l. i+ W3 e9 \$ @. |  
“这一甲子的囚禁之苦，幸亏有你救了我。文长小友，我们亦算是缘分。倘若你不嫌弃，我收你做徒弟，可愿否？”  
  
此刻的文长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先前的恐惧还未平歇，这老者怎么突然要收我为徒？这老者想来也是绝顶高手，但出路不详，自己这莫名其妙的拜了师，总归有些不妥。但倘若不答应，他会不会吃了我？& L6 J9 X4 L) Y9 H( a- g0 i  
  
思来想去，不禁有些为难。孩子不善掩饰，表情全部显露在了脸上。! [' g/ Q2 k\* i+ U$ {  {8 A  
  
老者看着文长，当然知道这孩子心中所想，他并不是无故收这徒弟，文长的资质也不算高，想当初他叱咤江湖之时，愿意拜他为师的，天赋好的人大有人在，但皆无法入他眼帘。可如今虽是破开封印，但有一事羁绊自己已经多年，此番前去抱着必死的心，但仍有一愿望希望有人传承，为今之计，最好的人选也就是文长了。  
7 w" N! n' @5 H$ i  |% n2 C  
“孩子，可是看不起老朽。”% i! U- r/ w4 E+ p5 s  
& |5 I0 O5 L: g( Y- w# g/ f  
“不•••••不是。”文长答得有些吞吞吐吐。% A2 b7 q# h  j\* h! C+ x2 B5 O  
  
“孩子，你可知这【风月宝录】的本领。古神真灵遗有宝刹，能够吐息容纳天地间由浩然之气所构的形体物质。这天地万物皆有浩然之气所组成，学会宝录，纵横世间。但这宝录实为藐视天规所在，人人皆欲染指，于是诸路人马浴血争夺，大战旷日持久，究竟是何年月的事，我不得而知，但这宝录在这大战之中被瓜分为三份。我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其中的一份残卷，通过它吸食了许多人的气。孩子你说这没了气的人会变成什么.”. \_& U, g" ]  L8 [$ \# i& E  
3 @: A" `$ H7 x' e" j4 d) R  
“万物皆由气生，吞噬他人的气，那岂不是••••••”文长恍然大悟，大吃一惊，他在石室后部所见的人皮竟然是•••••文长不敢再想下去了，这实在是有违常理，不可思议。  
  
“没错，失去了气的人皆变成皮物。刚开始我也很后怕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如何复活那些人。在尝尽了所有办法后，我认为这些人是本可以复活的，至少凭借我手上的残卷是无法办到的。于是我又突发奇想，如果我把这皮物穿上，这皮物不是就具备了气，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在皮物的包裹之下我变成了那些人，还具有他们的记忆。”  L! R8 i- P$ r/ e8 ]" V/ r0 u! h2 g! U# R  
1 A( f5 s8 \_" @; b3 K# Z  
文长听得玄乎其玄，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物。不禁睁大了嘴巴。心中想着，此等神迹自己学习后，不是可以纵横天下了。后来的事实证明文长是可笑的。  
+ }& \_5 B2 i- \_. E\* u( f+ g\* P  
老者看着文长的眼眶已然泛着光芒，看来这孩子上钩了。想来也是，如此神功又怎么会不心动，何况一个孩子。想着便从衣服内掏出。  
- B% k# B) }1 ~! S  
“我这【风月宝录】残卷主修炼气储气，释放之时，气息由丹田引出，化为气针，中者皆化皮物。但这气息是有限的，你只有不断吸食气，方可在危机之时安然使用，无气竭的顾虑。所以你每天都要做好吐纳气息的功课。”  
" t& d' W0 p) D, |4 D3 G0 M  
“只是这【风月宝录】经我多年修炼，却是发觉此籍多处不通，故乃一残本，想来定与那其他的鸡圈颇有渊源。早年我有志向想收集齐全他们，如今看来只能交于你。你可愿学习？”% v3 v$ u: b' W% r  
# r0 |9 n, o1 Q  
文长听罢，大为震惊。如此逆天的神技如果错过，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 
“师傅在上，受小徒一拜！”文长迫不及待的跪下，连着磕数声。  
8 l! x) S5 ]0 V4 n; f9 I  
“好！好！”老者连说几声好。% R\* Z6 a' p0 r6 h  
- B9 f$ x2 ^$ x/ V, v) E: ~$ x) ^  
老者难得露出和蔼的面容，但顿了顿，却又板起了脸。3 ~: M( B0 }7 o' @! O  i1 B  
“切记，不可向外人述说见过我，更不可泄露是你破除了封印，放出了我。还有这【风月宝录】千万不可在人前显露，以后习会，也不可正大光明的使用，这会引来杀身之祸的。切记切记。”  
  
文长连忙磕头。+ \_: t  l! [$ o1 o, R  
“多谢师傅教诲。”  
6 {0 a& F: p: }+ a  
再一抬头，却不见了老者的身影。文长连忙大叫：“师傅？师傅？”  
  
“你我师徒之缘只怕只是这般深浅，你也不必太过挂念为师，此去一为别，绝无复还时。你定要把我洛庭筠的心愿了解••••••”  
/ z$ b3 \_6 b! o/ A  
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老者的声音。4 r+ O/ \. N- \_3 h, [" P0 B  
  
“原来师傅叫洛庭筠••••••不是，师傅！师傅！我要怎么回去啊？”  
四周一片死寂，看来老者已经离去了。  
  
完了，师傅丢下自己不管了。文长想。想不到这前程似锦，未来春光大好，叱咤风云的有志少年还未出世便要困死在这河底。文长陷入了绝望。  
  L5 p0 c5 J" \# F) p' j; e  
突然间，文长听到附件有人的叫喊声。抬头向远处望去，只见黑暗之中传来一片火光。/ k  G( N- u6 X% L6 \_: L$ Y0 c# w  
  
“文长！”  
“文长！”  
“文长！”; n; E; E& I: c) J( V  
+ s$ E. x; h' Z$ p  
竟是族人来救他了，文长顿时欣喜过望，大呼：“爹！爹！我在这里。” 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 
古境幽然，长长的甬道上长信宫灯燃着微弱光，甬道笔直的延伸着，似是无尽，火影在甬道内拉着长长的影子。4 y" u5 X! z\* t2 m4 [: y  
  
“啪。啪。啪。”( ~% J0 h' s' d" o  
“啪。啪。啪。”# ?6 M+ Y  Q' Q6 l  
“啪。啪。啪。”' j0 Q+ i$ y- W8 X5 \  
一个男子在甬道内飞快的跑过，带起的风把火光吹得忽暗忽明。男子似乎很急切，片刻便来到了甬道的尽头。5 ]: v9 F" F: w" \% j  
  
那是一扇木门。  
男子跪倒在木门前，容不得半点喘息。+ i2 K2 X9 ]0 e  
  
“大•••••大•••••大•••••大事不好了。师祖，腾纹龙玉崩裂了。”  
语毕，男子陷入了焦灼的等待。甬道又一次陷入了寂静。# \! Q0 X) y' ?% R  
; W- @8 p\* r% p$ D6 K  
片刻之后，木门缓缓地打开。一位老者缓缓而出，毛发尽白，竟是拖沓至地上。& |" e' w. ]! r+ \2 q0 S4 j\* T  
老者口中喃喃道：“你还是等不住啦。颜儿，我们终究还是要把这笔孽账算清啊。”